

通鑑史料別裁

第六册

資治通鑑補

六十八—一〇三卷

首都圖書館編輯
學苑出版社出版

(明) 严衍 撰

资治通鉴补

六十八
一〇三卷

齊治通鑑補卷第六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 起建安二十二年 盡建安二十五年

孝獻皇帝癸

丁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軍居巢 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之巢國 孫權保

濡須二月操進攻之權令甘甯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密敕甯夜入

魏軍所營賜甯酒米眾殺甯乃還手下健兒百餘人先以銀盃酌

酒自飲兩盃人各飲以一銀盃詣魏軍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

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甯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一 思補

歲因夜見權權喜曰此足以驚駭老子矣因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與霸足相敵也次日權令都尉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脩好誓重

結婚三月操引軍還而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

六軍屯居巢 移置惟在甘甯所營之東以被操之膽隨使人請

而通監原文乃置權請降於班師之後夫操既班師權何畏於操

而請降哉故移請降於班師之先但甘甯傳此於二十二年從

征合肥之前則孟德有張遼之先但甘甯傳此於二十二年從

語似屬無謂故移置於此年 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

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酬樂命泰解衣

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權

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

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坐

罷任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 樂業曰司馬法軍中之樂鼓角為上

使聞之者壯勇而樂和細絲高竹不可用也感諸將士幸思

歸之故也唐紹曰鼓吹之樂以為軍容昔黃帝承應有功以為警

衛到阿曰鼓吹木車旅之音馬上奏之自漢以來北 於是盛等乃

服初孫策討山賊權駐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

賊鋒刃已交或仲中馬鞍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

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操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任如此初權右護

軍將欽屯宣城 宣城縣屬丹陽郡晉曰故 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

表斬之 蕪湖縣屬丹陽郡春秋吳為之也宋白曰 及權在濡須

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欽每稱徐盛之善權曰盛前白卿卿今舉

之何也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薦人督也今大事未定

臣常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 夏四月詔魏王

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一 思補

孫權以孫皎為征虜將軍鎮夏口皎靜之子也先是曹操數出

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其為人輕財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

至厚皎嘗遣兵略魏地兵吏略得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

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甯忿爭權聞以書讓皎曰

聞卿與甘興翰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雖羸豈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 較略即 計略也 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

疎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卿行長大且受重任何可恣

意有盛怒耶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宐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

葛子瑜重直吾意臨書摧槍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甯

結厚 冬十月命魏王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

副車董巴輿服志曰金根車輪皆朱班重牙或鐵兩轅金帶鐵籠
書粉彩蓋華蚤建大旗十二旂書日月升龍馬六馬象馳騰金
鑾方銜插尾朱兼換纓赤爵易首金就十有二左騂以差牛尾
爲之在左騂馬軛上大如斗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亦加之各
如方色白馬者朱其尾尾爲朱轂車五時車安立亦加之各
副車志五時安立車亦建旗十二旂隨車色立車則正登其旗
安車則注鉞鐵札也鑾馬首飾也。輔音問入聲。音宗。說音
乞。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初魏王操娶了氏爲夫人納下
氏爲妾及丁夫人被出乃以卞氏爲繼室下氏生四子不彰植熊
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操愛之旣而操欲以女妻了氏不以
儀目眇諫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黃門侍郎真晉百官志給事黃
門侍郎秦官也漢
以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
下取事無員及言置員四人及丞相主簿楊脩數稱臨蒞植之
才勸操立以爲嗣脩彰之子也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
答曰露版不
封也春秋之義立子以長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
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加五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魏帝建安二十二年 三 魏書

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尚書僕
射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
東曹掾邢顛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不使人問
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
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丕從之深自砥礪他日操屏人問
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
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恨
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
及左右咸歎歛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旣任性而
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

故遂定爲太子左右長御賀下夫人曰漢皇后宮有
將軍拜太子
不爲五官將故
稱之爲將軍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
以不年大故用爲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耳亦何爲當
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爲
難太子抱議耶辛畏頸而言曰辛君知吾喜不異以告其女憲英
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城而懼而反以爲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臨
苗侯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漢合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
已論者沒入車馬改具又宮
舊令出入司馬門者皆下是司馬門猶可得而
出入也若魏制則司馬門惟車馬出乃開耳操大怒公車令坐
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罷日衰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
命還家賜死時丕植皆好招文學之士如王粲陳琳徐幹應瑒劉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魏帝建安二十二年 四 魏書

植阮瑀竝皆親善丕爲之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
陽王粲北海徐幹陳雷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逞驥驥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者也
旣而阮瑀先卒幹琳瑒植於是年竝亡丕乃與元城令吳質書曰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耶昔日
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
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其相保何圖
數年之閒雲落略盡頃換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
追思昔游儻在心目而諸子化爲蕪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
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字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
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與雅足

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晉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備也幹爲人清元體道六行備備輕官忽祿不耽世榮故不獨稱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

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

必將內有變信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

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變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

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行志曰漢成周之雍州爲涼州以

出在南山之關前關西羌西通西域於時號爲新河故石臂獻帝

時涼州數郡河西五郡去州隔遠乃別立雍州未久依古典爲九

州乃今關右盡爲雍州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

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具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

蘭等屯下辨下辨縣屬武都郡賢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

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

思度宏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及其卒也權哭之慟

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之發哀權以從事中郎彭城嚴畯代肅督

兵萬人鎮陸口眾入皆爲畯喜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問軍事發

言懇切至於流涕權乃以左護軍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

代之眾嘉嚴畯能以實讓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

今克敵甯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

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言可大爲部伍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

督會丹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棧支黨多而遜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五 魏書 思補

兵少遜乃益施牙疔分布鼓角夜潛山谷聞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遂部伍東三郡東三郡丹陽會稽新也疆者爲兵羸爲補戶得精卒數萬人

宿惡蕩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

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

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

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

典兵督許中事魏王操督領漢丞相而居鄴時帝久失政義士感

憤京兆金禕曰禕之後也爲人慷慨有日禕之風視漢祚將移乃

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司直即丞太醫令吉本木子邈邈弟穆等

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鬪羽爲援

咸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吉邈等率其黨千餘人夜攻王必燒其

門射必中肩帳下督扶必奔南城許昌之必不知攻者爲誰以表

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邈穆等錯應曰王

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去會天明邈等眾潰必

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共討擒紀晃潁川典農中郎紀呼操名

曰恨吾不自生意竟爲羣兒所誤耳晃頓首博頰以至於死操於

是大怒召漢百官至鄴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眾人以救火者

必無罪皆附左操以爲非救火也乃助亂也皆殺之三月有星

孛於東方曹洪將擊吳蘭張飛屯固山聲音欲斷軍後眾談狐

疑騎都尉曹休魏王操之族子也謂洪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

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明矣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飛自

走矣洪從之進擊被蘭斬之三月張飛馬超走曹洪於是置酒大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六 魏書 思補

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武都太守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慚盡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反先是魏王操召代郡太守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選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果至操次子鄂陵侯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氣慷慨操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驅沙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三年 七 思補

漠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所好彰獨曰好為將操曰為將奈何對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操聞而大笑至是乃以彰為驍騎將軍討三單于操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絕馬鳴閣道馬鳴閣在今利州昭化縣 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 廣石當在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魏延為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照事皆辦遂使即真初魏延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魏延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祗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壯大又能飲食初為督軍從事游戲放縱不勤所職諸葛亮奄往錄獄眾人咸為祗懼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晨往祗悉已聞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使兼成都與郫二縣令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而祗常眠值其覺寤祗得奸詐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台其精如此每朝會祗坐次洪洪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人善其對 魏王操將親往蜀黃門侍郎劉廙諫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夫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勒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勒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三年 八 思補

方之險擇要害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戍更廣務農桑事從節儉脩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操報之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秋七月遂自將擊劉備九月至長安操之西征道由孟津過宏農王家操問左右當調否允散常從董過對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宏農王即位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操遂過之過宏農人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其兄同依將軍段熲采梠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過不改嘗註老子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門人從遊者甚眾或問云奔走衣食何暇得學過言當以三餘何謂三餘過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曹彰擊代郡烏桓身自搏戰

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秦乾之北

秦乾縣屬代郡宋自
曰今雲州東至秦乾

奮一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時鮮卑大人軻比能

軻比能
木小種

平端單推之為大人將數萬騎觀望疆弱見彭力戰所向皆破

乃請服北方悉平時操在長安召彭問其戰績彭到歸功請將不

自伐其功操喜持其鬚曰持音亂黃鬚兒竟大奇也南陽吏民

苦繇役苦於供給曹冬十月宛守將侯音反南陽太守東里襄與

功曹應余逆竄得出音遣騎追之飛矢交流余以身蔽襄被七創

而死音騎執襄以歸時征南將軍曹仁屯樊以鎮荊州魏王操命

仁還討音功曹宗子卿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

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音從之子卿因夜踰城從太守

收餘民圍音曹仁軍至共攻之是歲盧士王烈卒於遼東烈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九 忠補

字彥方北海人也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寔為師時荀爽

賈彪李膺等皆就學於寔見烈器業過人遂與相親學既成還歸

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遇歲饑餓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

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居平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其誘人

皆因其性氣誨之以道受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州闔承風咸範

為善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所甘乞不使王彥方

知也烈問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

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我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

有老父擔重於路一人代之擔行數十里將至家置而去問其姓

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出行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

老父還尋得劍守劍者即前代擔人也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

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於路未有若子之仁者也請子

告我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其事告烈烈使推

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中途而反或望

慮而還皆相推以直謂以直相推不敢使烈聞也察孝廉三府竝

辟皆不就其在遼東遼東之人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

不二價曹操當國屢徵召之公孫氏不遣至是卒年七十八

紀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曹仁屠宛斬侯音復屯樊 初夏侯淵

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

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

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華陽國志曰

有定軍山北臨沔水兵法正傳於定軍山曉勢作營則定軍山正在

輿勢也今按輿勢山在洋州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去沔陽城甲相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十 忠補

遠當從華陽國志考異曰備傳云于定軍山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勢作營法正傳作定軍輿勢今從黃忠傳 淵引兵爭之法正曰

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考異

傳曰備夜渡圍鹿角淵使張郃東圍自將韓玄南圍備既備

戰郃軍不利淵分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戰死張郃傳曰備於走馬

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 及益州刺史趙雲刺

炮兵接刃淵遂沒今從劉備黃忠法正傳 淵所淵時有幼子曰榮年十三亦在行間左右提之走不可曰吾

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劍而戰遂沒於陣張郃引兵還陽平自

石還 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初按東還陽

事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

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

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

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

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魏王操操善之遣使假節節復以淮為司馬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三月魏王操

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

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假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

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備時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操怒罵曰賣履兒乃使假子拒汝公乎待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十一 思補呼我黃鬚來假子為泥矣封備之養子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操於是欲進不得欲守不能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出教

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主簿楊脩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

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比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

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氏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諸氏散居秦川自此始時有周羣張裕皆曉占候備爭漢中問二人裕以為不利羣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及張既徙氏果不得其民裕私語人

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備聞之下裕獄諸葛亮請其罪備曰芳蘭生門不得不劍竟以其言不驗棄也 武威顏俊

張掖和轡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各據其郡自號將軍更相攻擊假遣使送母及子詣魏王操為質以求助操聞張既既曰俊等外

關之猶下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敵也魏國策曰子莊子刺虎豕豈子止之日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備刺之 王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

王祕又殺鸞 六月魏王操下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號曰高陵 劉

備遣空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秬歸北攻虜陵殺虜陵太守蒯祺張吳錄曰劉備分南郡立空都郡 魏道與山夷陵三縣房陵縣本屬漢中郡此郡疑劉表所置使蒯祺守之 古則蒯自立也 又遣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 劉封本羅侯寇氏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十一 思補郡賢曰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魏略曰申耽初在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通又遣使許曹公公加其號為將軍使領上庸郡 備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以耽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

太守西城縣屬漢中郡洵亦分 秋七月漢中羣臣表劉備為漢中王乃設壇場於沔郡沔郡屬漢中郡 陳兵列眾羣臣陪位讀奏說乃拜受璽綬御王冠王冠遠游冠也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空城亭侯

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時新得漢中議擇重將以鎮之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心亦自許王獨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

領漢中太守以鎮漢中魏文帝分南陽郡立義陽郡又立義陽縣義陽唐為中州 屬馬此在延入蜀之後史追書也 宋白曰宋為信陽軍 二軍盡驚備乃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意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若偏將將十萬之眾至請為大王吞之備壯其言遂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

思補

傳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
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遺益州前部司馬健為費詩即授
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
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
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
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蕭詩漢室當作蕭升黃忠字也然意之輕重當
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誓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
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
悟遂即受拜 詔以魏王操夫人卞氏為王后 孫權攻合肥時
諸州兵戍淮南魏改九江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
郡為淮南郡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三

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曹子
孝時為征南將軍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
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眾攻曹仁於樊仁使左
將軍于禁立義將軍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
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
窮迫遂降龐德在陸上被甲持弓箭不虛發自平旦力戰至日過
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德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更士盡降
德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
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魏略曰德從我欲以卿為將不早
降何為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震天下汝劉
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甯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羽殺之魏王操

聞之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德那討德一
子為列侯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恟懼或謂曹仁曰
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
曰山水速疾翼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龍為汝南太守操
有郟縣在東漢省而魏晉復置縣也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
不敢遂進者恐吾軍倚其後耳今若遁去淇河以南非復國家有
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
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板城高二尺羽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外內
斷絕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
傅方皆降於羽水經注漢建安中割南陽右襄為南鄉郡屬荊州 初沛國魏諷有惑眾
才傾動郡都魏相國鍾繇辟以為西曹掾榮陽任覽與諷友善同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八 三

郡鄭表表音茂每謂覽曰諷姦雄終必為亂覽不聽九月諷潛結徒
黨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鄭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
坐死者數千人改正數十人原文作數千人今改正 鍾繇坐免官初劉麋弟偉與諷
相善廣成之曰吾觀魏諷不循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
此直撥世活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至是亦及於難
廣亦當從坐操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秦泰之
子也少孤早有識鑒苟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司空王朗將
為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海王基後轉太常又舉劉毅劉
實程成度峻人皆服其知人 初丞相主簿楊脩與丁儀兄弟謀
立曹植為魏嗣五官將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朝歌長吳質與之
謀脩以白魏王操操未及推驗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

籠載絹以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其後植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付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操亦以脩衰術之期惡之乃發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以脩豫作答教謂之漏泄與植往來謂之交關諸侯收殺之豫嘗與脩過曹娥碑下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瑩白八字操謂脩曰解否答曰解操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操乃曰吾已得之矣使脩別記所知脩記云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瑩白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操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相去乃三十里遂有殺脩意操既殺脩見其父彪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媿無日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五

確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魏王操以杜襲為雷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此又一許攸非自袁紹來奔之許攸也 擁部曲不歸附而有慢言操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宐招懷攸共討彊敵操橫刀於劔作色不聽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宐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闊乎開明也 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操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三十斤為鈞千鈞之弩也說文曰有發毒者或謂之甘鼠陸佃曰鼷鼠者甘口鼠人及鳥獸皆不痛搏鼷志云鼠之最下者本草說鼷鼠極細不可

卒見四鈞為石百二十斤也莛草莖也東方朔曰以莛撞鐘是皆言力勢重者不以輕觸而發動也○鼷音奚莛音廷又音籤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冬十月魏王操至洛陽 陸渾民孫狼等作亂陸渾縣屬宏農郡秦晉邊陸渾之戎 於此未白日陸渾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賊河南府伊陽縣地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丞相軍司馬司馬懿西曹屬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互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統時為潯陽征虜將軍潯陽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六

任白帝帝欲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於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自廣陵以北徐州皆徐州之地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州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踴至尋今日收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由是怒及羽攻樊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

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此南郡謂江陵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蒙還露檄欲使羽知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關

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

羽矜其驍氣陵轅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

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

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

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曰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

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

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曰將軍觀費而動以律行

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又曰操惜

賡也忿不思難求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

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羽得書意遂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

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

絕擅取權湘關米吳與蜀分荆州以湘水為界故置關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權欲令

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都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立

用之以蒙能立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督兵攻江陵雖事

決於瑜曹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其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

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

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

關羽遣兵屯偃城偃城古鄆子國晃既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羽兵

燒屯走詭道出偃城後通晃得偃城運營稍前操使趙儼以議郎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思補錄

參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

呵責晃促救仁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

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敵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

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

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君當之諸將皆喜晃

營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孫權為賤與

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

空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互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

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以馬為

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懼怖懼倘有他

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操曰善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

倍羽果猶豫不能去羽雖見權書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權旦夕

釋之而去必喪前功可拔又因水勢結圍以臨樊城有必破之勢

此其所以猶豫也 魏王操欲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

亟行今敗矣侍中桓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

能大王恐二人遺力耶二人謂曹仁呂蒙也曰不然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

虜眾多而徐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

二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操善

其言乃駐軍陂陂水經摩陂在潁川郡縣經廣可一十五里前

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請晃關羽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晃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思補錄

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冢屯欲壞羽自將步騎五千
出戰羽與晃宿相愛遙其語但說生平不及軍事須與晃下令得
雲長頭者賞千金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
耳遂擊走之羽圍麀鹿角十重晃追羽與俱入圍中破之傳方胡
脩皆死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
陽盡伏其精兵舩中博雅曰舩離舟也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
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韻
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芳士仁供結軍資不悉相及羽言
還當治之芳與士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補註初權以
翻數犯顏諫評艦不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誘毀坐徙翻為騎都尉
丹陽蒙於是役也請以自隨而實無官故稱故官 為書說士仁
為陳成敗士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士仁行留兵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九

備城遂將士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
蒙不即入城而作樂於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
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
已有伏計賴翻言其謀乃不行蒙於是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
與蒙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
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
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
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被即走南還曹仁會
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當
其與曹仁連兵 欲掩制其後願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願辭

求效求效言乘毀因便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遂更宜存之以
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慮於彼將生患於我矣虞度也防也
為害則改其防羽之心而 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嚴解所
防則必為探之患矣 魏王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策關羽數使
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
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
心會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皆歸附獨治中從事武陵潘濬稱疾
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潛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
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都音
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中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
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可降意將以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三

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
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魯武陵部從事樊仙誘導諸夷圖以武
陵附漢中王儗漢制州牧刺史郡諸郡各郡置部從事。他音由 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
之補註上音是皆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仙
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仙是南陽舊姓南陽之樊光武之頗能弄
唇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仙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
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侏儒優人以能
一節足以驗其技補註侏儒短人觀其體 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
人往果斬平之權以呂蒙為南郡太守封侯侯賜錢一億黃金
五百斤以陸遜領宜都太守吳錄曰蜀昭烈帝立左都郡於西十
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

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降又擊蜀將詹晏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

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編

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創未合而吳背盟相襲羽不能戰遂被害先是孫權所置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及已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

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初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爲祁奚邪遂用之甘甯粗暴好殺有廚下兒遺甯甯許蒙不殺及遺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蒙大怒擊鼓會兵欲攻甯甯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謂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得以私怒而殺甘甯蒙素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甯船笑呼之曰與霸老母待卿食可急上甯涕泣歎曰負卿遂與蒙俱還見母歡飲竟日後甯又違權令權怒之蒙曰天下未定鬪將如甯難得宥容忍之人以是多蒙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逸馬竄儋子敬因公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思補編

疏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眾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元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

罪路無拾遺其法亦美矣霍嘉陸遜功德殊顯之誰為上將軍

封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

茂才虞翻性梗直于禁嘗與權乘馬竝行翻阿禁曰汝降虜何敢

與吾君齊馬首乎抗鞭欲擊之權呵止之翻嘗乘船行與糜芳相

逢芳船上人欲令翻避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失信何以事

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乎芳聞之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

吏士閉門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合事安芳聞

之有慙色 初襄陽圍急魏王操召兖州刺史裴潛及豫州刺史

呂貢等而辭意濡緩揚州刺史溫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

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近耳一二日必有密書促

卿進道張遼等亦將被召也然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

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時各見召

未至而圍已解潛獨以先到受賞操問徐晃追關羽入其圍中而

破之乃與晃書曰賊圍垂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聞有長驅徑

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軍之功踰於孫武

穰苴矣至是晃遂振旅還摩陂操迎晃七里置酒大會舉酒謂晃

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亦厚賜桓階以為尚書時諸軍皆集操

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而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操歎

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操兼荆州殘民及其屯田在漢

川者此漢川謂襄樊上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

新破諸為惡者賊窺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三五 思補錄

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出 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

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南昌屬豫章郡 權遣校尉梁寓入貢又遣朱

光等歸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

著爐火上邪侍中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

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

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補註欲已守節命

臣光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

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為益之大而

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

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

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李明孝章適追先志適達也 臨雍

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

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

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惟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庶庶

愚鄙污穢之人豈惟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里自三代既亡

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

用事實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

縉紳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

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

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

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僇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

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

資治通鑑補 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四年 三五 思補錄

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
夷頽敵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也過於骨肉殄滅
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
成覽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遷宗廟邱墟壬室蕩覆
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
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強仇加有大功於天
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
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
忽哉

康建安二十五年魏黃初元年春正月魏武王操至雒陽起建始殿伐

濯龍祠樹血出探見而惡之以為不祥遂寢疾臨終持姬女而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 思補

指季豹季豹者思操之幼子然六十五卷建安十三年所載操二十五子無季豹名思早天邪以示從行四

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庚子薨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定未得

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

職敵以時服無藏金玉珠寶又敕諸子曰吾嬖好妓人皆著銅雀

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帳總音帳 又音惠朝脯上脯脯之屬月朝十五

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

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其分之操字孟德

名吉利小字阿瞞漢相國參之後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

不拘微賤隨能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

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益動勢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救嘗出軍行經麥

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扶麥而行操所乘馬忽騰

入麥中救主簿諷許士簿不敢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

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劍割髮以置地御軍三十餘年

手不釋卷盡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皆成樂章才力絕

人手射飛鳥躬禽猛獸嘗於南皮射雉一日獲三十六頭雅性節

儉不好華麗攻城拔邑所得美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四方獻御

與羣下共之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又精藝博物安平崔瑗瑗

子寔宏農張芝芝弟超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皆善音樂

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碁操皆與埒能埒音又解養性

法好方樂招引方術之士習嘍野葛至一尺飲鴆酒而無害然為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 思補

人佻易無威重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鞶囊

以盛手巾細物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

以頭沒杯中破膳皆沾汚巾幘其輕易如此是時太子不在鄴

軍中騷動羣僚欲秘不發喪諫議大夫賈逵以為事不可祕乃發

喪或言宜易諸城守悉用譙沛人曹氏沛國譙人小兒魏郡太守

廣陵徐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專任譙沛以沮

宿衛者之心乃止青州兵擅擊鼓相引去青州兵獻帝初平三年

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賈逵曰不可為作長檄令所在給

其粟長檄猶令軍行 所至尉等也鄆陵侯彰從長安來赴漢中還師而

彰長安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

侯所問宜也凶問至鄴太子丕號哭不已中庶子司馬孚諫曰

漢

志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職如侍中君王晏駕天下特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孝也太子丕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

聞王薨相聚哭無復行列乎厲聲於朝曰今君王違世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字懿

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謂須待漢帝詔命也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

側愛子謂那陵侯彰也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

太子丕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於是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元延康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壬戌魏王丕以太中大夫

賈詡為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為相國大理王朗為御史大夫丁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五年

卯魏葬武王於高陵高陵在鄠城西魏王丕弟鄧陟侯彰等皆就國臨晉

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陟菑植醉酒悖慢劫曾使時禁切潘侯使謁者

監其魏王貶植為安鄉侯誅石刺殺掾沛國丁儀王莽置左右刺

武中興亦置刺殺荀彧然公府其無其及弟黃門侍郎虞升其男

口皆植之黨也既而丕與植同輩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開關一牛

不如墜井而死丕合植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是井不

得言其嗣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合成四十言步盡不成則斬植

策馬而馳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橫骨行至險上頭崛起

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

步猶未竟又嘗限令七步中成詩植應聲曰萋豆持作羹漉取取作汁其在釜下然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丕聞之

而有慙色時人號植為繡虎植慮為丕所殺每登鄴城西岡以舒嘯後人遂目其岡為愁思岡丕又嘗問占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

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然不對不固問之宣曰此殿下家事雖欲

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欲滅更明上謂錄直善占夢每奇中嘗有人問之曰吾昨夜夢見

直曰君當得美食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

兒獨狗何也直曰君當失火俄而起其人曰吾前後三時皆不

夢也其安言耳何以皆發邪宣曰此神靈動也使言故與真妙無

異也其人又問曰三夢獨狗而其占不同何也直曰獨狗青祭神

之物祭則有福昨故當得美食也祭祀既畢則獨狗為車所擊故

當車折腳也獨狗既擊之後便當取以為薪故當失火也○雜音歷

魚豢論曰謬言貪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殊也勢使然耳假令太祖防遏植等在於疇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

挾恨尚無所至於植者豈能興難乃合楊脩以倚注遇害丁

資治通鑑補卷六十八 漢紀六十 魏帝建安二十五年

儀以希意族滅哀夫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散騎常侍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

侍中入禁中皆以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至

是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常侍為一官曰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

鄧攸居右騎而散從後遂為顯職散騎侍郎自魏至晉其官人為

官者不得過諸署令黃門掖廷永巷御府鈎盾中藏府內官等署也為金策藏之石室時當選侍中常侍魏王丕左右舊人謀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司馬字曰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他選魏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天朝謂漢朝也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九品中正自此始九品上上上中上中中中中下下下下下夏五月戊寅詔